

中國兵學大系 于右任



J1  
2.13

书号	J1
	9.13
军政大学文印科室	

T	1
	2.13
	1

中國文學大系 子右任 田

# 孔孟治兵語錄

「我戰則克。」

—孔子

「仁者無敵。」

—孟子

# 自序

## 一 「軍人模楷」——孔子

三十九年 總統講演「軍人魂」。爲了鑄造現代及今後千百代的中國「軍人魂」，我們必須由歷史上找出一位「軍人模楷」，並把這位「軍人模楷」永遠印在每一位將士的心板上；而主要的還是我們的兵學思想、軍事教育、軍人人生哲學、軍人風格以及給與制度，都要依據這一位「軍人模楷」的遺教學去做去。請這一位「軍人模楷」永遠作爲中國軍人的代表。

這一位「軍人模楷」是誰？孫武？吳起？關羽？岳飛？文天祥？史可法？曾國藩？都不是。這應是被人硬供在文廟裏的孔子。只有他，才是千古軍人的唯一代表。

上面所列的這些位軍人，都是學習了孔子的一德一技，成爲軍人的代表。孔子實應寫入中國軍人列傳第一章。僅就孫武說，如果十三篇是孫武其所著，那麼這位孫武至少要比孔子晚生了一百年 十三篇成書在戰國時代。孫武提倡「武德」，計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五字，實係就孔子三達德——智、仁、勇三字之間，新增信、嚴二字，或就孔子六言——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剛<sup>①</sup>，採直、剛的意義，換成嚴字，自成一個體系而已

此外，關羽以義著，義自然是孔學；岳飛以忠顯，忠仍然是孔學；文天祥、史可法、曾國藩，那一位不是孔子的信徒？文天祥所說：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。唯其義盡，是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正是把孔子作為自己的楷模。

## 一一 孔子的兵學

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。那個時代是文武合一時代。他是魯國殉職名將叔梁紇的血胤——將門之子。生而「懸弧」，這是周代的特殊軍事教育，比斯巴達的武士還早受七歲。孔子私淑周公，周公更是「出將入相」的全材。周公的「周禮」是一部文武奇書，孔子讀着這部書而長大了。不幸是他到達兵役年齡，周朝的貴族制度已竟崩潰，他未曾入伍從軍，便作了一面自修，一面教書的「教官」（今天作「教官」的諸位，切勿自卑），既教文官，又教武官。

在他以前，兵學稱為「強學」<sup>㊟</sup>，分爲南北兩派；他綜合兩派，自成中派：

「子路問強。子曰：『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爾強與？』」

『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：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。』

『衽皮革，死而無怨：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』

『故曰：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；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；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』

強哉矯；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。」（中庸）

南派爲夏、楚兵學，這一「柔」字，正是楚人老子兵學的精華；北派爲殷、周演化而來的兵學，今日直魯豫大漢還保留着這種古風；而他的綜合兵學——「和而不流」，「中立不倚」，「國有道，不變塞（貧）」，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」，誠屬軍人人生哲學（士德）上一大絕作。文天祥、史可法學得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」七字，便可成爲千古不朽的軍人了。

他建立了完美的軍人人生哲學，國父稱之爲「軍人精神教育」，卽：

「智、仁、勇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（中庸）

自爲註釋曰：

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（論語）

昨日的將軍們，如陳逆明仁，如果接受了孔子這種軍人人生哲學，成爲「智」者，何致被毛匪澤東所「惑」？某些軍人，如果成爲「仁」者，何致變成失敗主義者？某些軍人，如果成爲「勇」者，何致扔下部隊，孤身逃走？而孔子本身，正係智、仁、勇三德俱足的文武聖人，這有子貢對他老師的講評爲證：

「子曰：『君子道者三，我無一能焉：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』」

「子貢曰：『夫子自道也。』」（論語）

他又把三達德擴充爲六言：

「子曰：『由也！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！』『居！吾語女：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』」（論語）

他在知、仁、勇之外，加上信、直、剛三字，專以教門下將材子路，已開孫武軍人人生哲學（武德）的先路。蓋知、信、仁、勇以外的嚴字，在心爲直，在己爲剛；對部下則爲嚴。其後孫武十三篇作者接受了法家精神，始用嚴字了。

三德或六言之中，孔子特別教授仁字：

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；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（論語）

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；有殺身以成仁。」（論語）

「士不可以不宏毅。任重而道遠。——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（論語，曾子之言）

君子之仁，還是對文武兩班學生說教；志士與士之仁，却是專對武學生說了。蓋孔子當時的所謂士，實指武士，並不是今天四民之首的文士。軍人三德的引伸，便是下列這些遺教：

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！」（上引）

「事君能致其身！」（論語）

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！」（論語）

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！」（論語）

「見危授命，見得思義！」（論語）

這樣的士——軍人，不正是文天祥、史可法麼？「至死不變」及「見得思義」的結果，便是：

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！」（中庸）

「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」（論語）

果能如是，那會出了毛澤東？那會作了陳明仁？更那會「犯上作亂」？大處既然如此，小處自不待言，區區「軍人待遇問題」，更不在這種軍人——士的心上了。

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爲士矣！」（論語）

能這樣，誰還去強佔民房？

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！」（論語）

那些爭「九一」米「九二」米以及劫搜木器房屋的軍人，真該愧死了。

### 三 學術兩科



上面是孔子對於軍人的「精神教育」。而他日常所授的學術兩科，則有下列的六藝：

一、禮教——孔子時代的所謂禮，是由「國之大事，唯祀與戎」演化而來的建國、治國、建軍、治軍的大經大法。因自夏殷，成於周公，可在今天殘缺不全的周禮、儀禮、禮記中約略見之。可惜這些寶籍受周奸王子朝的掠取和獨夫秦始皇的焚燒，早已零亂不全。雖經漢儒的整理發明，又被宋儒所穿鑿附會，遠失古意，成爲高頭講章，今天我們已不能窺見周禮的全豹了。但是孔子當年却問得明白，傳與他的文武學生。禮中所講的武德、軍育、軍制、軍備、軍紀，正是武學生所必修的。譬如一個男子的出生，也便是他接受軍訓的開始，由「懸弧」（標示這人家新產生一個壯丁）、「弄璋」（勛章）、「舞勺」、「舞戈」、「舞象」，到「士冠禮」、「士居禮」、「昏禮」、「喪禮」，甚至「士死禮」（此名係我私創，但確信當有此禮，如孔子所主張童錡國殤，和子路所云「君子死而冠不免」），純是戰士教育。

二、樂教——樂的主要來源，出於戰爭，這已被民俗學者所證明；中國古樂當不例外。舜舞「干羽」而有苗格，記在孔門所傳的書上，我們雖然不能說明音樂歌舞在當時何以會這樣有益於作戰？但終能看出音樂歌舞在戰場上的用途。在夏商周各朝，音樂多爲重要軍事教育。周禮中所述重要軍事教育，一位武士自出生到死，無日不在樂與舞

中生活，作戰更有軍樂。孔子以此教人，範圍當然不限軍樂；但軍樂必爲主要的音樂。

三、射教——古代以弓矢爲主兵。文武既然合一，習射自是基本軍訓。孔子教射，也自有其「射的哲學」，如「射不主皮」者是。晉代大將杜預得力處便在此句。如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？」也正是西洋自古以來的所謂「運動員精神」。在孔門六藝之中，這是術科；但也是一種「精神教育」。禮記載，孔子有一次率領學生，在瞿相大菜圃，舉行打靶。總領隊子路佩帶弓矢，引導射手入場。孔子在司令臺上發出號令說：「敗軍的將領，亡國的校尉，和『謂他人父』（按：卽兒皇帝）的人，不得入場；其餘請進！」孔子的意思很清楚，他是宣佈不能成仁的將校和漢奸傀儡沒有充當射手的資格。

四、御教——古代以車戰爲主。天子萬乘，諸侯千乘，倘使沒有優秀的駕駛兵，先自亂伍了，還談什麼作戰？這是孔氏軍校術科之一。

五、書教——書教不是指「寫大字」或「寫小字」，這當然是可以推而知之的。孔子如以「六書」爲教，也未必是東漢所知的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之類；恐怕係指六種主要的言語。因爲在孔子之時，中原固然通行着「國語」（今之漢語），但齊有「齊語」（殆今之滿語），楚有「楚語」（今之蒙語），戎有「戎語」（殆亦爲滿蒙語），子貢爲言語科優秀學生，便通齊、吳、楚、魯（周）語，可見一斑。孔子如以「尚書」爲教，其中自有兵學。如以「春秋」爲教，更是那時的「現代戰史」了。

卽算專指寫字而言，也是作戰之所必需，試想「作戰計劃」不要寫麼？「命令」不要寫麼？「諜報」不要寫麼？「戰鬥詳報」不要寫麼？孔子的「書」教也是學科的一種。

六、數教——從作人到治國，人生無一日不與數字發生關係。從新兵的「報數」到大軍的統馭，更是絕對不能離開數學。「廟算」是數，「射侯」要算。孔子的「數」教，無疑的是軍訓的要科。

孔子「政治」教育的中心思想，乃是尊王攘夷。尊王今義是擁護領袖，攘夷今義是反共抗俄。尊王也是打倒軍閥；攘夷正是打倒帝國主義。

#### 四 他作過戰麼？

從上面，我們已經考定孔子是一位「最優秀的教官」，他開設過完備的私立軍校。現在我再證明他確實指導過大戰，作過統帥。

第一次，孔子是作了「高參」。事在魯定公十年，史記孔子世家：

「夾谷之會，公將以乘車好往。孔子攝相事。曰：『有文事，必有武備』；有武備，必有文事。古者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從，請具左右司馬。』公曰：『諾！』夾谷之會，遂復齊侵地。」

另據左傳及史記，夾谷之會，孔子且曾執刃登壇，親搏齊侯，那簡直是參加戰鬥了。

第二次，他作了統帥，便是「墮三都」之役。他要實行打倒軍閥，派大將冉有和子路率兵去討平二季的采邑。就左傳看，這兩次都打過仗的。

他在未戰之前，主張「忍」：

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。」（論語）

在將戰之際，主張：

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」（論語）

他所說「好謀而成」，就是孟子的「君子有不戰；戰必勝」，我名之爲「計劃作戰」（詳見木錄第一編五章三節註十）。他所說的「懼」便是「慎」：

「子之所慎：齋、戰、疾。」（論語）

他非常慎重齋戒的事，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」；他更慎重疾病的事，「季康子饋藥。子曰：『丘未達，不敢嘗！』」上文「戰」字，位於「齋」、「疾」兩字之間，佔第二位，固然可以使人明瞭他在會戰中「小心謹慎」（孔明得力此一字）；也足證明他確實是作過戰的人——「戰」是他的三種生活之一。

## 五 戰畧思想

他的戰略思想，更是有夏商周戰史的淵源，下啓後代戰史的先路。首先是「道」即「仁」的提出，說：

「道得衆，則得國；道失衆，則失國。」（中庸）

「我戰則克，得其道也。」（禮器）

「堯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紂率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——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」（大學）

這三段遺教，便是孫武子十三篇的來路，即：

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也。」（始計）

也便是近代的所謂「精神總動員」，或是魯登道夫的「全民族戰爭論」。

其次是他的「因國說」：

「桓，內無『因國』，外無『從諸侯』，而越千里之險，北伐山戎：危之也。

」（穀梁傳莊公三十年）

「因國」古義，據晉朝范甯註：「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爲內間者」，即指由「內間」（第五縱隊）所建的「國家內的國家」或「政權內的政權」（兩詞見「中國之命運」）。今人數典忘祖，釋這種僞組織爲「附庸」，其實大誤；若釋爲兒皇帝或傀儡國，始稱正確。但均不如「因國」二字，係屬戰史上、政治學上的學術名詞（毛匪澤東的僞「中

華人民共和國」便是孔子所謂「因國」。(「從諸侯」則相當於今天的「與國」，范寧註謂之「寮國」。孔子講評齊桓公北伐山戎一役，對於桓公在山戎之內沒有事先扶植「因國」即沒有利用「內間」，在北伐軍中也沒有組成「與國」的聯軍，只率齊國一國之兵，千里長征，認為「危」險，足徵孔子是一個天才的戰略家。

又，左傳（哀公十四年）載：

「齊陳恆，弑其君（壬）於舒州。孔丘三日齊，而請伐齊三。公曰：『魯爲齊弱久矣！子之伐之，將若之何？』對曰：『陳恆弑其君，民之不與者半。以魯之衆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！』……」

他正要使用「民之不與者半」的齊國內在力量，在齊國國內扶置「因國」即編組第五縱隊，「內應」魯軍作戰。這和近代所謂「滲透戰術」、「內應路線」有何不同？但他已比我們早懂得二千四百多年了。

史記孔子世家中別有一事，與此戰略無異：

「孔子去陳，過蒲。會公叔氏以蒲叛，……孔子遂適衛。衛靈公問曰：『蒲可伐乎？』對曰：『可！——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婦人有保西河之志；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。』靈公曰：『善！』然不伐蒲。」

這完全是所謂「唯物辯證法」的戰略，即利用敵人的「內在矛盾」——「正、反、合」

的所謂「革命戰略」了。

孔子的攻勢戰略，爲扶置「因國」；守勢戰略，則爲防止他國到我國來建立「因國」。論語季氏：

「季氏將伐顓臾。……孔子曰：『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；且在邦域之中矣；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？……丘聞之：有國有家者，不患貧而患不均；不患寡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；和無寡；安無傾。……今……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；而在蕭牆之內也。』……」

孔子這話，必定說在定公八年以前。八年，季氏宰陽虎以謹陽關叛，事先必和齊國有勾結，（故失敗後逃往齊國，）這在春秋盛行「因國」戰的時代，孔子遂預言季氏要「禍起蕭牆」。當邦國分崩離析，敵國便利用一面，建立「因國」，讓你本國「矛盾擴大」。至於邦國爲什麼要分崩離析？則起於「不均」、「不和」與「不安」。「不患貧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」兩句，一定是孔子以前的經綸文字。如果提倡讀經，正先要把這兩句讀懂。

## 六 給與制度

孔子在作「教官」教授武學生的時候，雖然特別提倡「士德」，認爲軍人必須「不

恥惡衣惡食」，無須要求提高「軍人待遇」，爲「成仁」都可「殺身」，唯「舍生」方能「取義」，區區「待遇」，真是「於我如浮雲」了。但這乃軍人人生哲學中應有之義，也是軍人的武德，是孔子所教的第一義；而他在自己主持軍政之時，或在教育將來可決定國策的學生之時，却另有第二義——這是一番爲後人始終不懂的大道理：

「忠信、重祿，所以勸士也！」（中庸）

「尊其位，重其祿。」（中庸）

「官盛任適。」（中庸）

「忠信」今語卽「主義」或武德，亦卽軍人人生哲學；「重祿」卽優厚的「薪餉」。對於軍人——士，要予以「主義」的薰陶，革命的洗禮，這是「軍人魂」；同時必須給他足用的乃至優厚的待遇，茲姑名之曰：「軍人魂」。心的力量加上物的力量，才能成爲真正的力量。否則，只能要求少數真君子，不能要求多數普通人，因爲：

「君子固窮；小人窮斯濫矣！」（論語）

孔子是何等通透人情？何等通達治體？誰說他是「迂儒」？他真是空前絕後的大軍事學家。這不是我的發明；秦、漢、晉人均已先我而知之了④。

## 七 孔門二將



孔門的文武合一教育，造就了許多將校。其中最知名的兩位，一爲冉有：

「冉有爲季氏將師，與齊師會於郎；克之。季康子曰：『子之於軍旅，學之乎？性之乎？』冉有曰：『學之於孔子。』……」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）

冉有自認並非軍事天才（「性之」），而係「學之於孔子」，這自是孔子曾作「教官」的鐵證，證明孔子文武合一教育的效果。第二位便是子路。史記孔子世家：

「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令尹子西曰：『王之使使諸侯，有如子貢者乎？』曰：『無有。』『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？』曰：『無有。』『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？』曰：『無有。』曰：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？』曰：『無有。』……」

孔門人材濟濟，行政院長（相）、內政部長（尹）、外交部長（使），一應俱全；而楚國的名元帥子西認定子路是一位「將帥」，昭王也暗許子路高過子西。便是孔子，縱使平時對於子路，不免見頭罵頭，見腳罵腳，但背地裡也評定他是文武全材。論語先進篇：

「子曰：『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！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』」

季路就是子路。孔子將他列入「政事」科。春秋時代的所謂「政事」，「唯祀與戎」，